皇明疏鈔

修省五

急修大本圖治安以盡修省疏　楊一清

臣等聞之主聖則臣直今　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宣情格而不通天下之事日趨於救臣等默無一言是終為容悅而上無以張　主之聖下無以解百姓之惑也罪可辭哉仰惟　陛下天錫勇智神授英明自居　春宮萬姓仰德及　登大寶四夷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社稷賴祖宗上天之靈假於近臣發其罪狀　陛下奮雷霆之斷誅夷黨與剗滌兇穢復累　朝之舊章弔群黎

之疾苦息煩屏苛與民更始舉賢任能庶政一新天下莫不歡欣鼓舞謂　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　陛下固有為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跂足延頸以望太平柰何積暴所加民瘼未復餘烈所煽妖孽荐興盜賊蠭起將及二年兵屯不解民困益甚　陛下又嘗采納廷議　命將出師招降撫順以安脅從蠲賦寬租以蘇凋瘵督責之令相尋賑貸之使迭出　廟堂之上算無遺策然議論多而成功少即今師老財耗公私俱竭中原數千里之地僵屍流血殺人如麻城市村落蕩為灰燼戕賊我將吏攻陷我城邑不知其幾事勢至此亦不

矣況此歲乾象失常坤輿弗靖上天之示譴不一四方之吉變無時臣等觸目生嗟經心抱痛殆非一日近該禮部題奉 欽依文武百官同加修省拜誦之餘感懼交集展轉思之無可爲計竊惟 朝廷四方之極君身天下之本意者今日之所建白小舉而大遺徒事其末而弗究其本天未悔禍人未厭亂職此之由 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 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人疾首蹙額懷怨積憤如漢唐之季死有餘罪矣謹摭今日之政關係大本最切要者爲 陛下陳之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每旦視朝帝王聽政之恒規也 陛下每月朔望之外視 朝不過一

二豈非欲弘委任責成之道以成端拱無爲之化乎然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一日不見則思數日不見則憂羣臣百司願得一覲 聖顏一聞 天語久而不得則進退惶惑倀倀無依憂思鬱結漸以解弛且遠近之民遂疑 陛下不復念其窮苦而日輿怨懟四方盜賊亦謂 陛下未肯有意剪除而益肆猖獗不可聞於外夷不可訓於後世伏願繼自今昧爽視朝令諸司照舊奏事日以爲常黼座僅歸於數刻 綸音不越乎數言未足爲勞而可以收權綱決壅蔽新百官之承式回萬方之瞻視亦何所憚而不爲乎古者天子退朝深宮燕息以養天和出警入蹕

防範備至竊聞 龍輿長幸豹房住宿累日豹房左
知為何所似非 天子所居又聞日於後苑訓練兵
戎鼓砲之聲震駭城域豈非念安不忘危之戒而為
思患預防之術乎顧此乃將帥之事非宮禁所宜密
邇 廟社恐無以安 神之靈況今 前星未耀
震位猶虛而乃疲精於擊射之餘耗神於馳逐之下
且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壯歲之嗣則其心為之惕然
陛下柰何以 宗廟 社稷之身而自輕若是此羣
臣之所以夙夜而不能安也伏願繼自今高拱穆清
深居近密戒嬉遊無度之勞以保心體之和遠混雜
不經之所以清意外之慮自然血氣循軌精神內固

上帝孚啟聖之祥 後宮衍多男之慶 國本有託人心以安 宗祧至計莫急於此至於經筵日講陛下嗣位之始時常舉行近歲講期甫臨輒聞報罷勸講之官殆爲虛設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且一心之微攻之者衆不在此則在彼不游心於詩書理義則放情於宴安逸樂固其所也伏望繼自今祇循舊典時御經筵非盛暑隆冬不可輒罷仍舉行日講故事親近儒臣講論經史涵泳理義以培本原則聰明有所開發治道益明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凡百好尚皆不能奪之矣前此三者天下之大本在焉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大學曰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陛下

俯從聽納見之施行由是修 聖政以亨天下之泰
誕 聖嗣以定天下之志弘 聖學以成天下之務
大本既立庶政末節各有司存自當隨事納忠以圖
報稱則天意可回民生可遂寇盜可消境土可寧上
以承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大緒近以慰臣庶
之憂疑遠以荅華夏之觀向實 宗社萬億靈長之
福也臣等竊時高位勢共安危受 國厚恩義關休
戚當四方多事之際不能展一籌以消患害茲奉
明旨修省若不能極陳探本之論以贊維新之化依
阿洪溷苟度歲年縱能免觸迕之罪於一時豈能逃
誤 國之罪於他日乎臣忠憤填臆不知所裁冒犯

天威罪當萬死

陳言消變疏　　仲選

臣等竊惟古今天下未有無異之國惟明哲之君能以德應則災變為祥不能修德以應之則災害必至是故春秋一書人君正心術之要典也記災異而略祥瑞唐臣張守珪亦曰古者多難開國殷憂啟聖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而為福由是觀之人君於災變之來正所以動其憂勤之心而啟其治平之機也未足為損而固已為益惟求其應之之實何如耳近該禮部類奏通年四方災異歲無虛月皆出非常此亦咎徵之見必有所感臣等見之實為寒

心既而伏覩　聖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朝夕憂
懼又曰此非下民所咎皆朕之失臣等稽首三嘆以
為　陛下此言即禹湯罪己之言也　陛下此心即
周宣警懼之心也固宜上格　天心消弭災變而充
和氣於兩間矣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然臣等聞之應
天以實而不以文動民以行而不以言感召之誠亦
惟於人事驗之而已人事修則天心格人事乖則天
心違必然之理也今日之災變無亦有以召之也歟
臣等妄議或者　聖學之未敦也政權之下移也小
人之未遠也忠直之未録也百官之未勵也民生之
日蹙也武備之廢弛也有一於此皆足以上干天和

臣不揣愚陋敬條七事上陳伏冀采擇　其一曰敦
聖學夫帝王之學與經生異經生之學不越乎言語
文字之間而已至於帝王則不然所以講明道理察
識事機以為用人行政之本非小補也　陛下翠幄
天開鴻儒日侍所以啓沃之者無不周至固已匹休
帝王矣至於或用一人其人之制行才器其當與否
恐未必盡知也或議一事其事之始終利害其成與
不亦未必盡知也臣等未敢盡以為然使時或有此
是亦　聖學之未敦也伏願　陛下燕閒之時　召
密勿儒臣顧問天下政事四方動靜或行一大政令
儒臣及該部陳說事體利害始終備細　聖心瞭然

然後施行或大臣有缺或用方面臣並與之評論其人才識制行應當是任然後授之日久驗其當否如有不職罪坐舉者如此久而行之積少成多其餘可以類推矣古之帝王憂勤惕勵所以祈天永命者此道也

其二曰攬政權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凶于而家害于而國言逆尊卑之序亂上下之統則危敗有必至者 陛下英明夙成釐正羣弊威福之柄出自 朝廷凜然如大阿出匣莫可容議邇者或以奸黨而復其官或以極惡而宥其罪或奏擎官而即與擎官或討 勑命而即得 勑命人言紛紛皆謂此曹厚賂 陛下左右往往乘其喜怒陰援

引而覆庇之殊非　陛下本意果若人言則政柄恐
不免於下移而無怪乎　天變之屢見也臣等伏望
陛下廓離照之明奮乾剛之斷用人行政之間惟以
理法是準以成憲是遵無以一時之喜而濫賞人宥
人無以偶然之怒而遂黜人刑人至公至正使人不
得以窺伺其意則威福之柄不至下移天下之政皆
出於一而天意可回矣　其三曰遠小人臣等讀易
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其卦為泰小人在內君子在
外其卦為否所謂泰者世道治平之謂也所謂否者
世道不得其治之謂也天下否泰係於君子小人之
進退如此是故不遠小人不足以應　天變也可知

矣今太監崔文以邪術而得侍　左右張璁桂萼以
讒夫而得預　經筵劉際以白丁而久厠內閣蔡亨
蔡錦吳大田以無望匪人而居華職之數人者天下
人人知其為邪佞也知其為匪人也　陛下任而用
之是小人猶未遠也世道何由而泰耶臣等伏願
陛下大奮乾剛于此輩人或令其閒住或令其致仕
毋使久玷名器以恤人言以從　天意則天下幸甚
其四曰勵百官夏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
常憲百官修職厥后惟明明說者謂其人君能謹天
戒於上而人臣者各守常憲各修常職以輔佐於下
則君無失德而為明明后也自今觀之　陛下遇災

而懼憂形於言可謂克謹天戒矣而百官之在下者
豈皆克守常憲者哉或覆庇匪人或苟且公事或私
通關節或公納賄賂文雖麗而大節有虧外可觀而
內行不足有一於此是皆臣職之未勵也其何以輔
吾 君以格 天意耶臣等伏乞 聖諭除天下官
員見今嚴加考覈外其兩京百司庶職令兩京科道
劾其不才不職者咸罷黜之以應 天變以勵臣工
則百官各修其職以輔 陛下之明明矣 其五曰
錄忠直臣等聞之匹夫結憤六月飛霜一婦含冤三
年不雨天人感應之幾至速也前者在 廷之臣或
論事忤 旨在外之臣守法被戾 陛下恕其狂矣

皆置之謫戍如豐熙等爲民如馬明衡等降遠方如馬卿陳逅等調外任如呂柟等不幸而死如王思裴紹宗等罪之誠是也然原諸臣之初心皆欲效區區之微忠以受知於　朝廷無他志也今而或死或謫或降或調使之抑鬱而不得其志是豈　上天生才爲世用之心哉近者　陛下於衛道等諸臣憐而察之皆復其職而以上諸臣獨不被其曠蕩之恩此災異之所以屢見也臣等伏望　陛下天地父母之心哀而憐之或漸復其官或量處近地不幸而死者旌其忠而錄其後俾生者得效其愚而死者得瞑其目自然和氣充溢而　天意可回矣　其六曰蘇民困

天地生物以人為貴故立君以生養之使得其所故曰民牧此天意也　祖宗盛時民戶計一千六十五萬有奇而民口六倍其數當時差派不煩徭役不重催科不擾為守令者又皆寬厚平恕之吏是故庶民得安災變不作自正德以來流亡頗甚且以南直隷一方論之始遭流賊之變民之死者什三繼以水旱疾疫之災民之死者什五加之權奸煽毒酷吏肆威死者不生散者不聚十室九空蒿萊滿目較之前日民數不及者已大半矣而差派如故徭役如故不惟如故而又增之催科日煩無有寧日為吾民者大家怨咨小家巷泣殘酷之吏日新月盛　天地一大災

母也視民皆其子也如之何而不動心哉此災變之
所以頻仍也 臣等伏願 皇上體上天仁愛之心悼
下民流亡之苦乞 勅該部行各省地方會計民數
如百里者撮為六七十里如五六十里者撮為三四
十里量其里分審派徭役盡刷貪殘暴酷之徒而求
寬厚平恕之吏以休養之一切不急之征暫且停止
待其稍稍振起然後徐復其故則民生少遂民困少
蘇而 天意可回矣 其七曰振武備臣等觀之往
事凡地震冬雷冰雹之災皆兵象也今 聖明之時
萬萬無此然災變不已必生荒歉萑蒲之盜伺隙而
動不可以不深慮也且以南京而言 祖宗根本之

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皆驕子徒事文具而不識戰陣士卒皆市人惟充私役而不辨什伍凡年力精壯者皆私役於守備坐府坐營之家輪番上直多者百餘人少亦不下六七十人其備操守備者往往皆老弱不堪之徒且其紙盔布甲殊不精明木刀竹弓全無堅利書曰有備無患今平居如此萬一有卒然之變欲驅之以荷戈向敵豈能濟哉往年流賊橫江而下士卒望風奔走宸濠動變選閱累日不足應用無備之患固已如此此亦救變之不可緩也乞勑南京兵部會同守備及點軍科道等官嚴加簡閱更替老弱凡年力精壯充私役者盡數退出歸之行

伍使其充實訓練弓馬務求閑熟點視器械務求堅利其有武藝不精兵甲不利者本管官一體住俸待其完熟然後開支如是久而行之則人各自奮而士氣百倍武備不期飭而自飭矣臣等待罪言官義當陳力乎時不能隨事納忠匡救闕失致使災異迭見驚惶 聖心此皆臣等不職之所召也謹略陳愚見以塞萬一儻言有可采少 賜施行仍將臣等罷黜以應天變以昭人臣不職之訓臣等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陳愚見以裨脩省疏　兵仲

臣伏覩近日禮部以災異數多具疏上陳奉 聖旨

各處災變非常朕心驚惕你部便行與各衙門痛加脩省其有利弊興革事宜還會官議擬來看欽此臣竊有以見　陛下之必誠知天人之際應若影響致災必有其由弭災必有其實不徒遷就於上　陛下應天之心至矣盡矣為人臣者可不思鞠躬盡瘁以補過披肝瀝膽以盡言乎　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理自然也君臣得道則天地之和氣充塞而禎祥至君臣失道則天地之乖氣戰薄而災異形　陛下奉行天地之事群臣奉行　陛下之事凡陽不能以勝陰陰不安於從陽皆足以致此臣請昧死為　陛下陳之　陛下即位之初誅逐宦官畢真等數十人幾

抑內外冗員數千餘輩天下稱慶今則如鎮守浙江
太監鄧文違例請 勅侵越職掌而織造市舶之差
亦漸次朦朧增復矣 陛下即位之初誅逐權姦江
彬等數十人裁革錦衣等衛冗員數千餘輩天下稱
慶今則如武定侯郭勛驕矜剝削六軍怨咨而黃富
賈通之徒亦漸次朦朧傳乞矣 陛下即位之初查
革各衛勇士力士軍匠幾千萬人天下稱慶今則復
有無籍之徒託名投充坐費月支而利歸權門矣
陛下即位之初起用諫官老臣數十人天下稱慶今
則議禮諸臣有不出一言而以衙門列銜被斥逐含
寃負屈者亦多矣臣所謂 陛下奉行天地之事所

當修省者莫大于是先年大臣責難陳善同寅協恭者常多近年来招權樹黨如張璁輩之攻排費宏出位妄言挾恩肆志心迹昭然幾於無忌憚矣先年大臣進以人望退以自引者常多近年来持祿固寵如費宏縱子犯奸國法已彰家醜已露恬不為怪幾於喪心矣先年士大夫多廉耻近年来有一美官缺公然爭攘多恃智力之巧否以為得失權要之家其門如市矣先年有司多循良近年来浮靡苛剥相效日為賢能者多逢迎幹辦之徒而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反為棄人矣臣所謂群臣奉行　陛下之事所當修省者莫大于是伏望　皇上謹上天之垂戒究政

治之得失凡百政事一如嘉靖初年遵舊制以杜盜
請慎選將以肅軍政革冗費以節財用恕狂直以來
讜言銷朋黨而嚴邪正之防重廉耻而勵進退之節
進正直無援者數輩以奬恬靜之風黜奸諂有跡者
數輩以激循良之治悔過須思慎終如始君臣和德
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則和氣自然充塞禎祥自至而
灾異自弭矣臣留心雖久常慮誠意之未孚適　明
諭下頒竊喜進言之有會是以昧死盡言伏願　陛
下俯察微忱追思初政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急勵　聖志以荅天變疏　泰武
臣奉都察院劄付巡視東城本月初十日該黄華等

坊兵牌黃富等呈稱本月初九日總甲崔禄地方城上旗竿天雷打碎一根張見地方洪孫寺天雷打碎旛竿一根韓榮地方官城上旗竿天雷打碎三根鍾紀地方史洪家天雷打碎燈竿一根李朝地方裏官中房内天雷打碎枕頭房柱一根孫玄地方住人陳親家天雷打碎樓房脊一根具呈到臣臣不勝惶駭夫中國四夷之望京師中國之望東城五城之望旗竿東城之望也地莫近馬者也物莫巍焉者也况天不虛加以人而感變不虛生以類而應且天行健者霈天之怒氣以張其健者也不於其遠而於其近不於其僻而於其巍是豈無意於其間哉其殆以 陛

下剛德不足而爲是奮厲激烈欲　陛下取法耶其
殆以　陛下肆志偷安聞變不警大張其怒而欲
陛下震恐耶其殆以遠在各省邈不之知必於耳所
親聞目所親見而欲　陛下悚然動心而速改耶其
殆仁愛之切眷顧之深以　陛下賢資猶足爲善而
爲左右小人所蔽惑如慈母之於赤子促耳而呼之
者耶臣請以　陛下之所以得罪於天天今日之所
以致怒於　陛下者八事焉爲　陛下言之　踐祚
之初兢危切至昭格之聽精潔無瑕始入朝而霖雨
効靈未逾年而麒麟獻瑞　陛下敬天之德聞於天
下近日以來徒事修省之虛文絕無感通之實意祈

禱之禮雖行而所以動導禮法克享天心者則未講審録之命雖下而所以昭雪寃枉挽回天意者則未修　陛下敬天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一也　踐祚之初愛民如子　詔書一下中外更生蠲久逋之稅以蘇窮極罷不急之務以解倒懸　陛下勤民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頗以崇高爲樂而不以生民爲意地方苦於奏帶而於生事害人者之未聞　輦轂敝於征求而於攘臂稱首者之不察老弱盡於溝壑膏髓咽於虎狼　陛下勤民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二也　踐祚之初深惟舊制盡釐正德變亂之章悉復　先朝畫一之典任

官則專之吏部而恩幸以裁讞獄則下之刑曹而廠
衛不預　陛下法　祖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偏
信耳目漸肆更張或以義子而襲內官之封或以內
使而侵司寇之職吏部之銓選阻撓既多法司之律
例更易殆盡　陛下法　祖之志息矣天之所以致
怒於陛下者三也　踐祚之初訪於耆舊廢棄振拔
賢俊登庸委三公以論道而輔相之職日展於　九
重任九卿以分職而更張之化漸遠於四海　陛下
禮臣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專事虛拘罔存實意
勅由中出而內閣不得贊其辭法以私行而六曹不
得攄其志或以執法而反貽回話之羞或以抗章而

徒取　温旨之慰　陛下禮臣之志怠矣天之所以
致怒於　陛下者四也　踐祚之初虛心請益廣詢
博訪言聽計從納犯顏之章則稱為有理取切時之
疏則許以舉行臺諫效其悃誠田野獻其芹曝　陛
下納諫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漸似稽厭言涉權貴
則付之該部知道事在匡救則批以有旨了或謫之
外任以挫其鯁介之風或加之罰俸以摧其英發之
氣　陛下納諫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
者五也　踐祚之初務學為急時下經筵常親翰學
雖在　先帝哀疚之中不廢儒臣進講之禮寒暑不
倦而道理日明勤苦既深而涵養益到　陛下講學

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益加廢弛竊句讀之末而不究義理之歸務口耳之文而不察躬行之實稍及寒暑則屢日告休適在忌辰則　大典報罷無孜孜不已之誠有訑訑自滿之態　陛下講學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六也　踐祚之初澹無所好左規右矩清心寡慾自早朝以及晏罷了無偏側之私由深宮以及大庭悉皆光明之行　陛下修身之德聞於天下近日始狎奸邪之人作為頗僻之事如道家之教至虛至妄則屈九五之貴而齋醮淹旬佛事之說無父無君則利福田之私而蔬菓必事公卿執奏科道交章猶且匿庇狌文其耳誑惑　陛

下修身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七也

踐祚之初家規必飭持正大之道以遏恩私守平明之政以杜請託內治外治歸於至公宮中府中均為一體　陛下齊家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始昵宮闈之愛悉狥里戚之私以小易大陳萬言之請不可從也則重違其意而不恤道路之沸騰貪得無厭將輪等之請不可從也則受命如嚮而不顧賞賚之後靡上違　祖訓下拂人情猶且堅執　聖心牢不可破　陛下齊家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八也凡此八者在天下有離散之憂在縉紳有危疑之慮在　陛下有切近之災在　社稷有動搖之

患在　祖宗有付託之羞在子孫有瞻仰之累　皇
天固　陛下之父也父固所以愛其子也安有父見
其子之危而不為疾聲大呼以警之哉安有父愛其
子之甚而不為嚴詞正色以叱之者哉天固愛之而
陛下固拂之父固怒之而子固違之嗚呼臣不知其
終矣伏望　陛下上體　天心大策　聖志必修天
理必遏人欲必親君子必遠小人必進高明必絶污
下必虔恭寅畏以敬其天必節用愛人以動其民必
率由舊章以法其　祖必賤貨貴德以禮其臣必虛
已受善以納其諫必誠心下問以講其學必舉動不
僻以修其身必好惡不偏以齊其家由是而天不喜

者未之有也由是而不變爲景星爲慶雲者未之有也由是而不爲鳳凰巢於阿閣麒麟游於苑囿者未之有也而皆始於　陛下志之一其幾亦在於能策與不能策之間耳臣干冒　天威不勝惶悚之至

懲既往戒將來以回天意疏　　毛玉

臣惟前事之失後事之戒鑒其失而不思所以戒之是循蹈覆車之轍終不免其覆矣可不懼哉切照正德年間賊瑾擅專紊亂　朝政一時惡黨如谷大用魏彬張永等聲勢相倚氣燄薰灼權移　王上威脅人心繼而張銳張忠張雄于經蘇縉孫和劉養之徒相繼進用彼此效尤竭天下之財而取之盡錙銖填

谿壑之欲而用之如冀土大興土木京師之甲第連
雲廣置莊田畿內之膏腴遍野一人不下數處一處
不下數萬兩內臣奢僭至是可謂極矣十六年來一
變於流賊再變於寘鐇三變於宸濠錢寧江彬相繼
變亂以致　宗社幾危人心已失天下之不亂者僅
如一髮之引千鈞耳幸而　天佑　國家篤生　皇
上起自藩封入繼　大統祛宿弊而革故鼎新用老
成而因能授任求賢如渴從諫如流消數年之禍亂
建萬世之太平天下臣民不勝慶幸近該南京守臣
各奏風雨異常　郊社　陵寢　宮闕及軍民房屋
損壞加之江西湖廣水患尤甚　陛下惕然畏懼

特勅臣工同加修省臣有以仰見　陛下克謹　天
威即古帝王遇災而懼之心也大臣科道指陳時弊
之累於新政者殆將竭盡臣固有以知　陛下將次
第舉行以求應天之實不徒文具之虛也災異可消
天意可回尚復何言但犬馬之私有不容於終默者
以正德之年覆轍目擊耳聞非若殷監于夏之異代
也鑒之而復蹈之可乎近聞　京師籍籍有言皆云
谷大用魏彬張永暨張銳張忠等僉緣復用臣惟大
用等罪惡滔天死有餘辜幸蒙　寬宥買之輕典公
論至今未平復用之說萬無此理但小人無厭之心
惟利是求以趨炎附熱之人豈甘投閒置散之久頭

鑽肘刺冀其復取亦其情也及聞從 龍近侍内臣漸以驕奢互相視效經營房屋置買莊田納賄招權仍蹈覆轍夫谷大用等若使復用則寒灰復燃恐燎原之可憂從 龍内臣而不知戒則涓流不窒恐滔天之必至正德年間之事又將接踵於時矣况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投間抵隙貢諂獻諛蠱惑 聖心潛移 聖慮如戚畹之希求近倖之請託與夫竒技玩好金寶珠玉邪說禱祀之類以漸而至有一於此皆足以為 聖德累可不懼哉伏望 皇上講求治理緝熙 聖學慎厥身而端治本閑有家而澄化源戒嗜欲之可好杜請求於未然 大奮乾剛痛懲前弊

將谷大用等罪惡暴著以示決不復用以破小人之奸以釋衆人之議仍乞 戒飭內臣保身惜福體國愛民無過於修以開賄賂之門肆勤乃事以助維新之化如是則禍原可塞 天意可回而太平之基端在是矣

嚴交修以荅 天心疏　　程啓充

臣等竊聞 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祥譴告必於大亂之世斯有棄絶之心故高宗則雊雉兆祥太戊則廷桑致異二君者畏天脩德遂至中興 陛下聰明仁孝端拱淵默即位以來剗削弊政放逐奸黨竦黜宦寺親近儒臣治軍恤民勤政講學纔夫動靜語默

俱能克享 天心 上帝鑒臨斯須簡在茲者禮成
初郊災變遽作 皇天之於 陛下雖父子親愛不
是過也然天人相與殊甚可畏 陛下獨不思仰荅
之乎盖以人事忽於幾微天變昭于顯著事成積漸
變不虛生 清寧宮 兩宮所居也灾及小房剝牀
以膚也意者狥情之禮有戾乎天常僭逼之名有乖
乎典則非 陛下無違之孝失儀禮報本之經遽薄
大宗忘情所厚且外攻撓于風旨親暱肆于貪求輔
臣執議而因仍空付于從違禮官建明而奏覆率多
于規避加以經生之邪說因而佞倖之獻諛違天理
以遂私昵之情假 母后以箝天下之口廢百代之

典章貽萬世之譏議臣等以為不正太禮不罪禮官不能黜邪說是皆應天之虛文矧夫 國是漸揺初政漸改正人漸遠讒巧漸近 旨由中出而內閣不知則是任賢之貳奸黨獄成而曲為庇護則為去邪之疑講學廢于 經筵視 朝循乎故事諫臣斥逐耳目有壅蔽之虞大臣疎遠股肱有痿痺之患司禮之權重于宰相樞機之地委于宦官近雖譴謫而復潛蒙覬覦名雖沙汰而實巧為影射邇臣則貪污乾沒經累劾而遷除邉將則僨師庸夫尚依違而未黜考察或遺于大惡舉錯少戾乎群心莊田之賞賚太多 藩府之乞陞未革廉退之風未獎忠鯁之氣未

倡禮樂不興小大之典常未正刑罰不中輕重之罪犯不當此皆臣等昧于糾覈令茲多失上干災變致屢

宸衷伏望

陛下仰畏天明俯從衆論止大禮以隆

聖孝親大臣以輔

聖德齊宮府之體以肅

聖政嚴大小之治以弘

聖化毋徒虛應故事期于上當

天心仍將臣等罷斥以懲緘默之罪庶幾禎祥必至災變不生寔

宗社無疆之休矣

脩省陳言以答

天戒疏　　蕭一中

近禮部捧到

皇上勅諭內閣爾文武衙門官員各宜仰體朕懷同加修省凡政教有未明刑賞有未當冤抑有未伸困窮有未恤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革

俱要一一看審具舉行事應奏請者其條具以聞欽此
臣聞臯陶賡歌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而釋之者曰元首明則股肱良而衆事皆安由臯
陶之言而推之則今日修省之事臣下固當分任其
責而躬行於上為之先倡者則在 陛下耳臣竊念
利弊之所當興革有關於天下 國家者其條件甚
繁臣不敢縷舉以瀆 天聽謹以 勑諭中四事為
陛下言之所謂四事者何曰政教曰刑賞曰寛抑曰
困窮是已臣伏思 朝廷政教固亦多端若夫 登
極一詔斷自 聖心而頒之天下可為萬世法程此
亦政之大者竊見比来漸次更張與初政背戾遠甚

使人信之而復疑之至於近日大禮一事　廷議據
經守正而　陛下顧惑於桂蕚之邪説以致建室之
議不蒙報罷且自　畿甸以及四方俗漸澆訛民無
定志士無定守是政教誠有未明也臣聞書曰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則刑賞者
天之刑賞而非人君之所得私也竊見比來傳乞多
自　內降擬罪不由理官故邢福海顧錦以莊奉肅
奉夫人之故而授錦衣衛正千戶王欽王錦以貪緣
奸巧之計而獲倖免死罪他如陸宣張祐等本無勞
勣而濫冒皮作局副使李洪石明等罪至殺人而止
於充軍降級若近日馬明衡朱淛季本陳逅林應驄

言事忤　旨而逮下　詔獄尤其甚者是刑賞誠有未當也至若冤抑未伸臣竊以為不在所禁之人而在所害之人如見監犯人廖鵬王猷齊休藍華罪大惡極所在被其荼毒而臨決之時彼方百計　奏辯希圖苟免固知　聖心洞察不為所移但不令即蒙誅戮則無辜被害之人冤抑且未獲伸矣又邇者災變頻仍饑饉載途民之困窮已極荷蒙　聖慈發內帑餉重臣以賑貸　恩至渥也臣竊以為大臣不親理而付之所司苟所司未得其人祇足以靡　朝廷之費而窮民固有不沾實惠者矣況織造差遣不免於騷擾土木之作大勞乎民力則困窮有未恤也臣

願
陛下聽朝之暇于此數事儆惕深省察其所以
而究圖之 登極一詔信而勿二建室一事嚴而勿
行又敦本以先天下崇化以風四方嚴禁傳乞而那
福海陸宣等濫授之官特 賜裁革罪下法司而李
洪石明等應犯之條究問如律王欽王錦鏵巳發遣
而百萬之贓仍行追併馬明衡伍臣固犯忌諱而逆
耳之忠即 賜矜宥如此則政教明而刑賞當矣廖
鵬王獻等嚴加牢固而臨決之時速行誅戮以謝冤
抑雖有 奏辯在所不聽織造土木等二事固業巳
為之而俯念災傷特 賜追寢以全民命至賑濟之
令尤行申飭如此則冤抑伸而困窮恤矣臣備員言

路惟思竭忠以圖報稱而况　陛下脩省求言豈容默默而已也惟　陛下少留神則災沴可消和氣可召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乞修省以消天變疏　周瑯

臣伏覩　陛下紀年嘉靖以來孽火晦霾猛風驟雨江湧地震之變洊至沓告不可殫述而　陛下修省之詔亦見再下矣蓋凡史冊所載雖叔季餘閏而天之降凶亦未有甚於此乃者又有星流於中天光芒特異及震雷迅烈又有被其擊殺者其災異亦太甚矣臣愚不習天官五行之學姑以春秋之義證之魯莊公七年書夜中星隕則成周失政之應也魯僖公

十六年書隕石于家則宋襄殲師之應也魯隱公之年書大震電則公子翬構逆之應也又僖公十五年書震夷伯之廟則季氏之殍之應也夫星失其度雷異其常而其應皆不誣况逾日之閒而二變交作其災異亦太甚矣夫災祥者禍福之應也得失者災祥之感也天人之際毫髮不爽則　陛下曷亦思所以自省乎臣昧死請撮其時政之大者言之古者以誹謗而置木懼直言之不聞也前御史曹嘉以彈劾過當然亦思舉其職也　陛下雖置而不問以勸來者可也乃以遜辭偏請直奪一階以竄之遠方而且連坐僉事閻閎之旁助以竟其治夫嘉閎可罪也獨不

為求言計乎古者命乘傳以斬將懼軍機之易搖也前總兵官李隆以私憤謀害撫臣行路之所共知也陛下雖即軍中斬之以威不軌亦可也乃復淹時越歲至於斷案已成猶欲押赴所在以根勘罪狀若將與為之地夫隆可矜也獨不為死者慮乎古者中官馮寵雖丞相得以檄召議辟盖慎近習之易縱也前太監崔文縱家奴以公斂民利其勢亦熏灼矣 陛下雖付之廷議以嚴首惡之誅亦可也乃復庇及其奴追易成命奪法司以歸之鎮撫是文輩有回天之力而宫府無復一體之視矣夫文可寵也獨不為覇戒乎又有甚者 陛下之入繼也以公議則當

意於正統以私恩則當置後於安陸此不易之定理也　陛下於　興獻帝日討尊崇之典而欲冒擬於名號樂數之間至使禋祀無主而不擇親賢以為之後則公義既失而私恩亦未為得也夫人事既失於下則天變自動於上未有有其事而無其象有其象而無其應者夫有以感之則亦有以消之有以感之者我也可不慎乎臣愚欲望　陛下慎選　宗室近屬之賢以主事安陸聿復曹嘉閻閎以大啓言路亟黜崔文亟誅李隆以明正典刑仍詔在廷之臣上封事言得失以勉卒維新之治如此則一德格天而災異不足弭矣不然雖　綸音日降　宸慮日瘁亦何

禆于災咎之應哉臣又覩　陛下於災異之來其始
也未嘗不懼然比來似亦幾於玩矣臣　仰窺　宸慮
豈不以災異久而未應將終於無應而不足懼耶昔
成周三川地震應在十年李唐太白經天應在三世
蓋徵而著久而益徵天之示人信矣史之所占明矣
伏惟　陛下欽若昊天日愼一日惟知人事之所當
修不敢恃天變之可幸則天下幸甚臣不勝惶恐待
罪之至

錄臣言以弭天變疏　周瑯

臣聞君父一也子之事父必期於承顏順志致至樂
於家庭不然父怒於上子懼於下則易所謂睽非家

人之義矣臣之事君必期於都俞吁咈諤至和於堂
陛不然君怒於上臣懼於下則易所謂否非泰亨之
道矣臣伏見近日科道諸臣論列時政亦屢矣　陛
下一切拒而勿聽甚者詰責又甚者罰俸又甚者左
調是　陛下未免震怒於上廷臣未免惴慄於下君
臣懸絕天壤不殊此固泰之象耶否之象耶此臣區
區犬馬之念蓋不敢不待言也伏惟　陛下踐祚之
始嘗詔廷臣言事矣亦嘗嘉其有言矣亦嘗亟行其
言而茂昭鴻烈矣今耳目固未易也而背馳乃爾臣
伏思之　陛下豈為是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之故智
耶殆　聖心有疑於諸臣之言故愈言而愈怒愈怒

而愈拒也夫劉向有言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若是則譸張肆幻諍臣獲譴天下事將日入於弊而莫敢上聞矣可勝慮乎臣仰窺　聖心所以致疑於臣言者其必曰每一指摘輙敢爭論不已是慢令不恭也獨不觀唐有諸魏徵者曰徵凡所諫諍不從不止意以　陛下為幼不同於長君唐太宗深拒其說益信任徵以啓貞觀之盛今不察其所論之是非而顧疑其慢令得乎又必曰廷臣論事特過歸於上以邀其名尔獨不觀唐玄宗季年追論宋璟好名無比蓋其疑璟之心已醞於既相之後李林甫因售其讒而代之位夫以璟治以林甫亂而始終莫之辨此所以

迷復之凶也今不察其所論之是非而類疑其邀名得乎又必曰廷臣每論事必多雷同附會是特為朋黨自庇也獨不觀唐德宗以陸贄黨於張滂諸人而裴延齡遂得恣其傾擠之奸以熾其亂今不察其所論之是非而類疑其朋黨得乎夫慢令無上邀名植私朋黨亂政人臣之大戮也夫人非喪心失志抑安忍自棄其身以徼大戾借使有之亦不過失於詿誤失於過激迹有近似而實非也然此亦萬一耳今以萬一之似而疑紛紛者之作直果皇極之道乎臣愚欲望　陛下自今凡廷臣論事一以至誠臨之聽之必行行之必果不幸而有詿誤過激之論亦必曲

賜優假以作其氣而凡所謂慢令邀名與夫朋黨之疑固不當復萌於　宸慮也臣又按今天下諸路風霾地震赤旱凶饑之變幾無虛日則自古災異之甚未有甚於此時此正求言納諫上下交脩惴惴然不遑暇食之際也故傳稱宋仁宗以日食風災勑有司廣開言路陳得失而當時言事者至有削封獻牘字皆方寸又有謂今之天下非　陛下之有抵忌觸諱而仁宗皆不暇計令廷臣字畫小誤督令回話詞措稍忤遂成嚴譴果求言納諫以消天變之道乎詩記宣王雲漢之災其曰我心憚暑憂心如薰則君身之謂也其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則群臣之謂也今

九重靳於聽納廟堂沮於職守戚倖怙於私昵科道怵於罪咎果上下交脩以消天變之道乎臣愚仍望
陛下急詔中外言得失仍許大小臣工自今有官守者得舉其職有言責者得進其忠如此則政事可修生民可阜而和氣之薰烝猶不足以回天之心弭天之變則經義皆不可稽而感應之理誣矣臣不勝戰慄惶恐待罪之至

順人心以回天意疏　何維柏

五月二十日該內閣輔臣傳示　聖諭今日寅時上天示戒于謹身殿實朕所致也卿等具　奏問慰朕已悉忠愛但雷火非人為之必有所謂修省之宜當

如此諭錄示禮部臣伏讀於此見　陛下惕然悟修省之幾至明也五月二十一日該禮部具題本日奉
聖旨上天垂戒朕切感懼致招在朕勿以他諉自二十二日始朕與卿等修省如例大臣不必自陳各衙門大小官人但要思盡厥職如果有關係　國家大計善言各自陳說來行臣伏讀於此見　陛下戰兢自咎欲聞善言求修省之實以對　天命此　陛下之誠心至切也爲臣子不能上體　聖心以其實告於　陛下者是欺　天者也臣不敢不盡其愚切惟人君之至尊也崇高富貴之勢生殺予奪之威皆擅於一己天下之人莫不尊之畏之孰敢撓其勢而犯

其威哉所得而配者惟天而已矣人君受命於天奉以行道所得以宰制之者亦天而已矣天之於君也猶父母之於子也非大不肖父母不忍棄絕而不愛有過則教而戒之未改則箠而警之以復其善以成其愛天之於人君非無道之世亦不忍棄絕之有過則必示之警之而畏而改則悅而祐之以成其愛警之而不畏不改則怒而抑之亦不終警矣是以警戒之間而人心悔悟之幾天命之向背國勢之安否繫焉甚可懼也 陛下因雷火之警即躬自訟求脩省之宜祈善言之進此深達 天心之徽求治保安之機也故臣今日不以有警為慮而以受警能畏為美

何者人心玩則易怠感則易奮怠則明哲之聖不能保其必治奮則中才之主亦能易危為安故在明智之君惟恐其無警無警則易安而怠矣在中才之主恐其警而不畏不畏則眷愛日孤矣故人君之患莫大於自殄乎天地人君之福亦莫大於察天之徵也陛下聖智仁孝勵精圖治英明廣運制作底定孟子所謂大有為之君天下古今所共仰而愛之者天心無私其肯忍負 陛下者哉降警殷字誠示仁愛之端致警戒之切俾 陛下因警而感感以思奮奮以立勸朝兢夕惕而無斁其所玩庶不負 上天深愛之意故今日之警乃所以安全之爾臣願 陛下今

何所遁而臣猶復喋喋云者真知　陛下為堯舜之主而必欲使斯世斯民同享唐虞之治而後已也臣觀　陛下臨御以來犯顏敢諫之臣比之　先朝尤為獨盛其故何哉良以　真主難逢明時不再故凡苟有志於用世者咸果秉時自奮以承　德意之萬一其幸而得言者亦必反覆籌度而始敢冒犯乎天威雖其一時所言或激切狂直未能悉中乎時宜而其中心所發則忠愛憂思惟欲求盡乎臣節較諸循循默默徒取寵以固位者蓋不侔矣今而放逐既久悔悟日深險阻備嘗事體自習是　陛下之所以抑之者乃所以成之也　陛下何不悉加寬宥以遠

追堯舜湯武之盛孰哉臣以爲非獨堯舜湯武爲足
尚也三代而下如漢高祖晉武帝雖皆有爲之主要
之亦未聞乎王道者然周昌則以高祖爲桀紂劉毅
則以武帝爲桓靈當時二君非惟不少加怒抑且笑
而受之垂之青史以爲美談而二臣狂直之過亦自
難掩則凡言之當否其得失固在臣耳而於君德何
加損焉伏望　陛下念成才之難擴有容之度凡諸
臣之一切以言而獲罪者宥其既往之愆開以自新
之路原其事情以次録用其不幸而故者行令原籍
官司存恤其家仍令自今以後大小臣工凡有所見
許令自陳養其敢言之氣以無負其報主之心將見

民失其所、天者則怨怨則逆逆氣乘之逆氣成象則天為之怒而災異生焉故明辟覈於天人之故則莫急於節一己之欲以得天下之心消未形之怒以致天地之和夫變不虛生妖以德禳臣見數年以來災異層出水旱虫蝗之厄日蝕地震之警四方疊奏特舉大略　陛下所可得而知也至於民受其慘物失其依居者多菜色死者填溝壑流離困苦有司實惠不至無所控訴　陛下不可得而見也財之所生成於人力秋毫之入皆民膏血　陛下不可得而知也至於農事艱難未穫而償饑弗得食下民輸輓辛苦萬狀勞弗得息　陛下不可得而見也　陛下即位以

来遇災則有賑遇　赦則有免　恩至渥矣然而臣工不能上承德意科斂百出加以貪汚侵漁之害催徵之吏一下小民破產鬻幼舉室罄盡上覃恩而下則壅澤不流而害則沒民雖至愚豈得不怨此　陛下不可得而見也又况近日督邊糧者以糧草告竭上兵柄者以軍餉告竭司會計者以糧貯告竭督工程者以銀兩告竭凡形諸奏章博之羣議此公用之困　陛下所得而聞也至其工作所以耗竭之故與夫邊軍渴望之者　陛下必不得而悉知也百姓困於下公用竭於上州縣征稅之貯上供殆盡　内府累世之積日漸消耗况此有邊虜之備南興問罪之

緬中有土木之役入之有限出之無窮古人所謂以有限之財塡無窮之壑者及今不爲之計則雖有智者亦無以善其後矣謀 國重臣及是時正宜舉民之疾苦論時之利害度事之可否量勢之緩急一以實告於 陛下 陛下仁恩浩蕩明照萬里使得備知夫天下呻吟若此公私窘之若此天下事勢可否緩急又若此則將惻然而懼惕然而思譬猶屠人執無罪之牛羊將刲殺之以市其利屠者雖安死者甚苦使 陛下親見其窘迫之狀號叫之聲則必急爲之解而忍坐視其斃死也哉臣以是知 陛下之必不忍也但惜今之議者多不以實告乃敢倡爲加賦

之說是但知固一己寵幸之私而不為　陛下惜天
下生靈之命但知濟　陛下今日之事而不為　國
家顧後日無窮之計謀　國之臣若此可為欺公誤
國　甚矣　陛下宜整飭之以為監戒夫天下猶人
身然今有癃病之人神昏氣餒手足不能動履召醫
以治之尚恐其不起乃復加之箠楚則立見其死矣
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人心　國家之氣脉也今財盡
不能勝其求力屈不能勝其役人心洶洶然敢怒而
不敢言然而不敢攘動者賴　陛下十數年恩威有
以懷服之爾如使賦額再浚橫歛交作民窮而無告
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即如

漢武輪臺之悔噬臍莫及矣此志士忠臣所以終夜
不寐臨食而嘆不能自已者也五子之歌曰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言慎之不可不早也夫止患於未形則
易為力防難於已然則難為功故臣私心懇切望
陛下今日修省之餘留神獨斷萬機之中何者為重
何者為輕何者為本何者為末酌緩急之序析利害
之詳察天命之微審安危之幾亦在乎熟思之而已
夫憂其所當憂者謂之仁已其所可已者謂之智為
其所當為者謂之義 陛下衆建宮宇以備規制安
南之役以誅不庭天下臣民皆知 陛下之不可已
矣皆知理勢所必為矣然臣嘗推之夫能舉烏獲之

任者必賁育之徒也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出語人曰吾足以舉百鈞是謬也今民力殫財竭公私交困可憂之時也工役之繁師旅之興是莫大之任也以可憂之時勝莫大之任是猶責一雛之力以勝烏獲之重也人皆知其必不能矣故臣願 陛下今日為其所當為已其所當已者耳夫兩宮之建與山陵之役所關至重勢實不可已矣至如沙河功德二處之役則在所可緩矣夫力能舉則併時可為臣何敢冒死以阻 陛下但近者該覆題沙河之役以七百萬計則功德之役作亦不下二百餘萬矣至於都御史毛伯溫議處征南軍餉亦須四百萬此皆大約

遥度之議乃若工程顧備侵尅私弊則有會計所不能盡者軍門犒賞日期久近則有意外所未及者今日之利捜羅殆盡往者納粟之利所得不過百萬尚不足周年之用而天下已嗷嗷然謂　陛下輕爵以獲利所獲不足以償所失事勢至此可謂極矣今後以千百萬之數責取於困極可憂之時臣恐雖有聚歛之臣亦皆無所施其術矣為今之計莫若緩沙河功德二處之役併力以圖兩宮之成餘以漸積為之亦未為晚至於安南之征臣且不敢論其利害直為財力不足恐大事一舉勢不可止民益困用益窘而師尚未旋於此之時將何以給之夫財非神造鬼設

之也用不足其勢必厚斂諸民民不支則去而歸諸
盜驅民之盜仁者不忍也況古人舉事貴於萬全欲
以圖成慎於謀始臣望　陛下再以臣言思之如臣
言謬妄則甘罪無悔倘有可采則量時之可否勢之
緩急事之利害民之疾苦若此寧稍緩之以俟歲和
時稔積漸以圖成則此舉臣見其利無見其害也孔
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又曰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孔子大聖也言足為萬世法臣願
陛下事事師之則民心不搖　天心益享內憂不作
外患自消實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順人心以答天
譴之至意也臣待罪言官今數月矣朝夕惶懼未知

報稱臣雖不敏非不知前車之戒然　陛下以言者
臣臣不能以實對則不惟自欺以負　陛下亦且獲
罪於天矣故臣一得之愚不自隱諱亦忠於　陛下
之職分也臣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一